

## 《自序》

豪爽女人，女人好爽。

「爽」是个女人不宜的字眼，他们说。

即使不避讳说「爽」字的女人也清楚知道，这个小小的字眼凝聚了我们文化中对两性情欲的不平等规范，更明白女人想要好(豪)爽是多么困难的事。

在本书中，我把豪爽和好爽扣接起来，这不仅是因为它们在语音上相似，更重要的是，我认为情欲上的好爽和气魄上的豪爽是一体的两面。而以我们的文化而言，女人在情欲上的自我压抑(不爽)和她在气魄能力上的脆弱及不自在(不豪爽)是同一件事。再换个角度说，正是性压抑和性别不平等的互相强化，才使得女人无法好(豪)爽。

这本书里的文字均未曾发表过，之中包含了许多我从未公开谈过的观点及论证。这些首次发表的内容算是初步总结了过去六年之间我对本土两性情欲之不等规范之思考和分析，也首度具体的、系统的提出我对女性性解放(情欲解放)的主张，以及这个主张在妇女全面

解放的运动过程中的重要性。

因此，这本书是文化研究，也是运动策略。

作为包含运动策略的文化研究，这本书当然有它的火力焦点，而这种聚焦则无可避免的使我不得不略过另外一些层面。

比方说，本书集中凸显父权制度下的两性情欲差异，因此以「女人」、「男人」来统称我们社会中沿着生物性征来区分的两种人口。我当然明白这种过分简化的做法会模糊掉女人和男人群中各自的内部差异（不管是个别差异还是阶层的差异），以致有些读者会在阅读过程中提出「我（们）就不是那样的女（男）人」式的质疑。

另外，由于本书针对的是目前父权体制下占大多数的异性恋人口和父权文化中占大宗的异性恋文化，因此它也有可能被视为对同性恋的问题不够敏感。

我个人则认为，在这本书的运动策略考量之内，我似乎想不出有什么论述方式可以面面俱到而不失焦点。因此，以我目前的主要关切而言，我也只有甘冒被批判的危险，以本书现在的面貌呈现我的议题，而期望在其他的论述场域和运动战线上补足其他的考量了。

这本书虽然是在八个月中写成的，但是它凝聚的是我这几年来在公开演讲中最关切的一些问题，或许由于这些思考往往是在演讲或辩论中成形的，因此这本书的风格也有很强的对

话气息。不过，我倒希望对话中的豪爽味能够配合着书中的豪爽讯息，创造出豪爽女人豪爽对话的空间来。